



.....

# 毛泽东 的随行摄影 记者

.....

· 族 鸣 生 / 麟 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.....

# 毛泽东 的随行摄影 记者

.....

李 鸣 生  
之 二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19/1/23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/李鸣生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02-004350-X

I. 毛… II. 李… III. 文化读物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8717 号

责任编辑: 龚 玉      装帧设计: 柳 泉  
责任校对: 王鸿宝      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

Mao Ze Dong De Sui Xing Shen Ying Ji Zhe

李鸣生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     邮编: 100705

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    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09 千字 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0 插页 2

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    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5000

ISBN 7-02-004350-X/1·3309

定价 30.00 元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小引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节 从松花江到北京城  | 3   |
| 第二节 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| 27  |
| 第三节 “摆”出来的照片  | 85  |
| 第四节 毛泽东的“生活照” | 111 |
| 第五节 与毛泽东五次合影  | 143 |
| 第六节 照片背后的故事   | 169 |
| 第七节 “文革”底片    | 241 |
| 第八节 壮心不已      | 277 |

## 小 引

在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心中，中南海始终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之地。

1950年，一个短小精悍的东北小伙儿有幸走进了中南海。之后，《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二十四次会议上》、《毛泽东在庐山》、《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》、《毛泽东和孩子们散步》、《毛泽东在武汉蛇山与小商贩交谈》等一张张真实生动的照片先后问世，一个个发生在红墙内的故事随之传向民间，传向世界。人们与历史，人们与领袖，也因而显得越加亲近，更加真实。

这位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中南海历史画面的摄影师，便是在毛泽东身边做了整整十二年摄影记者、曾经多次获得国际大



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（1950年摄）

奖的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——吕厚民！

吕厚民身材不高，敦实有力，最大的特点，精气神儿十足。虽说今年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，可说话办事，干净利落；考虑问题，思维敏捷；走起路来，简直就像个小伙儿！难怪毛泽东当年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：“短小精干！”

## 第一节

### 从松花江到北京城

初见吕厚民的人，一般都会暗中猜测：他可能生长在秀丽如画的江南；倘若您有机会与他相见，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误会。事实上，吕厚民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。

1928年，吕厚民出生在北方一块盛产大豆、玉米和高粱，并有一个美丽而又颇具女性色彩名字的小县城——依兰县的黑土地上。依兰县隶属黑龙江省，位于松花江畔。在那里，吕厚民度过了令人怀恋的童年和少年。从他今天开朗热忱的性格看，二三十年代中国时局的动荡，对生长在东北偏远小县城的他，似乎并

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。

1946年，当时间的战车义无反顾地碾过一道年轮时，鲜红的胜利之旗已经插上了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，战火的硝烟正从壮阔广袤的东北大地渐渐退却，社会生产力和老百姓的日子犹如刚刚爬出石缝的嫩草，开始在春风的抚慰下恢复生长；而越来越多的工作机遇也如同旷野四处伸展的树枝，迫不及待地冲着年轻人悄悄张开了欢迎的臂膀……

李（李鸣生，下同）：吕厚民先生，您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家，您所拍摄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，不少人都非常熟悉，比如像《毛泽东、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二十四次会议上》。大家很想知道的是，您是怎样走上摄影这条道路的。是从小就喜欢？还是受家庭的影响？或者

是碰上了一个偶然的机遇？

吕（吕厚民，下同）：现在一些报道我的文章里，讲我是农民的娃娃等，实际上我家是东北依兰县城的。父亲是搞小作坊做豆腐的。所以摄影方面没受家庭影响。

李：豆腐和相机，二者毫不相干，您怎么会爱上照相呢？

吕：我在国民高等学校读书时，学校里有一位年轻教员经常摆弄一台日本产的老式折叠照相机，同学们都很好奇，我也被它吸引了。在我年少的眼里，那个神秘的“黑匣子”就像一个令人敬佩的魔术师，撩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和一种说不清的渴望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等以后长大了有了条件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架照相机。却不曾想到不久之后，我考上了东北电影制片厂，没等我买照相机，倒先在照相科干上了。现在，那个青年教员手中的“黑匣子”，反倒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。

回忆起在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日子，有一些事吕厚民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兴趣爱好，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自强与自尊。

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件爆发，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吕厚民正上小学。之后，他就读的国民高等学校的校长换成了日本人，学校还来了一些日本教员。这些日本教员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，甚至可以说是苛刻。有时全校同学在操场上集合，倘若某个同学队列站得不整齐，日本教员就会上去踹那个同学一脚，或者狠狠扇他一个耳光。这些事对吕厚民震动很大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。他感到那个日本教员踹的不是他的同学，而是他自己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军宣布投降，抗战终于胜利了。吕厚

民所在的学校组织了土改宣传队，动员同学们参加革命，吕厚民便和与他一样单纯热情的同龄人参与到了革命当中。他热衷于过集体生活，喜欢和老乡们围在一起吃他们的饭，也喜欢睡在农民的炕头同他们拉家常，还积极发动他们起来斗地主、分田地……虽然，那时他对革命思想和道理并不真正懂得多少，但是他年轻的心里仿佛燃烧着一团火，一团总希望把自己投入到一种崭新的、美好的事业中去的激情之火。除此之外，便再没有其他杂念了。青春、希望与激情，仿佛时时刻刻都荡漾在他和同学们那朝气蓬勃、跃跃欲飞的生命之中。

1948年春，依兰县的师范培训班招生，热情的吕厚民也去报了名，并经过了短期的师范培训。培训结束后，他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当教员，教农民的孩子们读书认字。此后，他便成了一位小

学教员。吕厚民所教的班是个“混合班”，共有五十多个学生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有。他每天在一间教室里，教完这个年级算术，再给那个年级上语文，日子虽然过得十分平淡，却感到充实而满足。他暗自作好打算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。

然而，无形的命运之手轻轻一拨，便改变了他人生的航向。那年7月，东北电影制片厂到依兰县招考工作人员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便和姐姐一同跑去报了名。由于此时的他已经当上了人民教师，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，再加上家庭出身合格，个人素质又好，结果他被东北电影制片厂录取了。



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陈云、邓小平、  
彭真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（1962年摄）

李：您为什么要考东北电影制片厂，当老师不是也很好吗？

吕：是的，刚当老师的时候我就想，这一辈子就干这个了，教书育人，为党做贡献，心里很平静，很满足，工作积极性也高。可不久，解放战争的形势越来越高涨，哈尔滨、长春陆续解放了，许多同学、年轻人纷纷奔向解放区工作。看到同学们和同龄的年轻人都通过种种途径到外地、到更远更大的地方去参加工作了，心里就不安分起来，

也想找个机会到外面去闯一闯。就在这时候，东北电影制片厂到我们县城来招生，我就跑去报名了。

李：您当时去报考东北电影制片厂，跟那个神秘的“黑匣子”是不是多少有点关系？

吕：可能有吧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年轻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始终忘不了那个神秘的“黑匣子”。

李：这么说您报名考试的初衷，就是为了离开家乡，到外地去闯一闯？

吕：对，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，革命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，战争还在继续，便总想参与进去，以为到外地、改变环境，才是革命最需要的。

李：当时您有没有想过到北京去工作？

吕：没有，不敢想。当时北京还在国民党统治区，就是北京解放了，也是组织安排哪就在哪。我这人还是比较务实的。当时想，只要是为党和国家工作，干什么都行。

李：家里知道您去考试的事吗？

吕：知道，是我和姐姐一起去的，她也报了名。

李：考试顺利吗？

吕：我很顺利地就被录取了，政审也合格，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。

李：您是不是当时就很崇拜毛主席？

吕：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今天解放这个城市，明天解放那个城市，共产党、毛主席、人民军队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崇高的，翻身不忘毛主席。所以那个年代的人都崇拜毛主席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天天广播里听着毛主席，嘴里还唱着毛主席。

李：心里呢？

吕：当然也想着毛主席。

面对相机“喀嚓”一下，然后就能在一张叫做“照片”的小纸片上看到自己的眼睛、嘴巴和鼻子……“摄人显形”的照相机，对四十年代城里的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还是一件挺稀罕的“洋玩意儿”，对绝大多数的乡下人来说，就更是一件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了。

然而照相机对刚满十九岁的吕厚民来说，却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缘分。他通过考试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三期培训班学员后，被幸运地分到照相科，从事暗房资料工作，工作之余，便有了摸摸照相机的机会。这为他后来进入中南海，成为国家一号领袖人物的随行摄影记者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李：您进东北电影制片厂后，主要做什么具体工作？

吕：处在战争中的电影厂照相科，经常冲洗放大配合战争纪录片的展览照片，我就参加做照片整理、冲洗等工作。

李：您是哪一年开始搞摄影的？

吕：1948年就算开始了。

李：当时，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什么情况？

吕：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从日本人“满映”的手中接管过来的，我去工作的时候，厂里还有一些伪满时留下的日本技师。我们同这些日本人平等相处，都管他们叫老师啊、先生啊、技师啊什么的，他们也经常教我们一些东西，给我们讲一些有关照相、冲洗、放大的专业课，实际上就像老师和徒弟一样。

李：这么说来，您照相的启蒙老师是日本人？

吕：也可以这么说吧。

李：这些日本老师教您摄影技术吗？

吕：讲一些照相技术。我们主要搞照片、资料整理、放大、冲洗胶卷等工作，这期间，我也借机会摸摸镜头，逐渐知道了如何应用相机，并初步懂得了摄影。

李：有机会拍照吗？

吕：有还是有的，但很少，因为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照相机。不过一有空，我就拿一架自己非常喜欢的老式照相机拍照，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。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，我的人生之路将和照相联系在一起。

李：战争胜利后，那些日本技师的命运怎么样？在电影厂是不是很受歧视？

吕：日本投降后，那些日本技师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并没受到什么歧视，大家都平等相处。其实，他们那批人工作很勤恳，待人也和气，偶尔问他们一些问题，他们也是很耐心地给予解答。可能因为他们是